

戴雨農與鄭介民（續完）

費雲文

慧眼獨具料敵如神

鄭介民非常長於情報的判斷，有時，並不完全根據既有的情報，而能參以他自己的思想與理論，真可謂百發百中。這一半固然由於他的天賦與睿智，一半也得力於他堅實的學識與經驗。



戴雨農將軍與中美合作所美方負責人梅樂斯中將合影。

民國廿二年秋，他自歐洲考察歸國，在南京和戴雨農見面，談到希特勒政權，論證世局。當時正是德國上下狂熱擁戴希特勒，國社黨最令人刮目相看的時候。他却認為希特勒以下，類多浮燥跋扈之士，急近功而忽遠略；不出十年，整個歐洲，將會發生爆炸性事件，真是語驚四座。事後，果然

如他所料，希特勒于民國廿八年侵犯波蘭，引起世界大戰。

抗戰

期間，他輔佐戴雨農從事對日情報作戰，對日軍戰略行動的判斷，作戰實力的估量

，戰鬥計劃的窺破，均能深中窺奧，悉合機宜；並且查證切實，論斷謹慎。他曾向部屬表示：

「一件情報，絕對不能有一句假話，最好連虛字都避免。因為一句話或一個字的正確，可以使指揮官判斷和決心錯誤，多少生命為之犧牲。」

民國廿六年七月某日，山東綠林英雄某人，呈請以其所能號召的數萬之眾，組成軍隊參加抗戰。承辦參謀以其所擬編制龐大，覺得有點不切實際；於是口頭建議說：「游擊隊如分八大處，行動不無限制」。鄭一目十行，閱畢呈文，發覺並未有八大處之多，當即指示該參謀說：

「作事要負責，說話也要負責；你說八大處，有何根據？以後要多加注意，再不能含混籠統！」

民國卅年，鄭在香港公幹，由軍統局在香港的郭斌同志就近招呼起居，並負責掩護。一日，郭非常緊張的向他報告一項最新也最重要的情報：「後天日軍將進攻香港」。他對此鎮靜審慎，躬親外出，四處奔走，多方調查；然後才下定論。抗戰時期，戴雨農大部份時間在前方各地巡視，督導工作。情報方面，軍統局雖設有一個處負責處理；鄭介民本身也在軍令部担任第二廳副廳長（後升廳長），職務相當繁重；但是，他

每天總抽出一段時間到軍統局批閱重要情報，並且與軍令部所蒐集的情報，多方參證運用。

戴不在重慶時期，軍統局舉行「國父紀念週」，多由鄭代表主持，常作敵情分析與研判，鞭辟入裏，娓娓動聽。不但對遠東戰場的敵情瞭如指掌，就是對西歐戰場的雙方實況，也極為詳悉。曾經根據盟軍與德軍部署的情形，與潮沙氣候的資料；預言盟軍反攻可能登陸的時日，若符節合。而且說來旁徵博引，妙趣橫生。因此，能使聽者聞之忘倦，增益見聞。

當抗戰中期，因為日本與德意兩國結成三角軸心同盟，所以大家推測牠一定會在東亞有所行動，以配合德軍，發生相互呼應的作用。然而究竟北進還是南進，成為盟國最迫切需要瞭解的問題。當時一般情報線索，都注意到日本國內動員情形的調查，和國際間高級情報的蒐集。鄭介民却從一件駐華北日軍，在秋天修剪戰馬馬毛的情報，正確判斷日軍必將南進。（因為北進寒冷，如何反而修剪馬毛？）真是獨具慧眼，因而能在盟國之中，樹立了中國情報的權威性。

有一次，他曾經很感慨的對部屬表示：

「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軍事學校，你如去留學時，一切戰史戰法，都可以公開講授，

只有情報一項，絕對保密。今天大家忠於國家、忠於領袖，苦幹實幹，能够有此成績，讓人家來求助於我們。我們必需珍惜這一份光榮，更為砥礪自己，再求進步」。

鄭介民不但善於研判情報，而且也長於情報

的謀略運用。他不像一般人的瞻顧前後；以致因為題材的真實性不够，容易被敵人識破。他曾說：

「我們如果對敵人實施謀略欺騙，對情報資料的運用，真實的必需佔百分之九十五，虛偽的不能超過百分之五。」

當民國卅四年日軍尚未投降之前，盟軍為了計劃在雷州半島登陸，開闢一條海上補給線。為了減輕登陸時可能遭遇到的日軍堅強抵抗，鄭介民特別製造一件謀略情報，故意洩漏出去，說軍令部的次長王中將，帶領軍官數人，前往印度。因為王中將是海南島人，曾在日本留學，向為日人所瞭解。於是，日軍懷疑盟軍對海南島有所企圖；馬上從雷州半島調走一個旅團，去增強海南的防禦，而使雷州半島兵力單薄。如果不是勝利來臨，盟軍必能順利登陸成功。由於這一件事與盟軍有關，所以為魏德邁將軍所贊賞。

當抗戰結束時，盟方就各同盟國對日作戰事情報的準確性，經過具體的調查比較結果：中國的準確性佔百分之八十，美國佔百分之二十，英國佔百分之五十。而在人力物力的運用上，中國只佔美國的十分之一。這當然是戴雨農卓越的領導，而鄭介民的善於輔佐，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。

力任艱難盡瘁竭忠

抗戰勝利後，美國的馬歇爾將軍來華，促成我政府與中共間的「政治協商」。鄭介民出任設在北平的「軍事調處執行部」的委員，代表國民政府；另二人為代表美國的勞勃森與代表中共的葉劍英。他對中共瞭解，最為深刻，明知與之商

談，無異與虎謀皮，毫無成功可能。然而，他感於黨國處境的艱危，以及蔣主席的苦心，毅然受命，勉為其難。

戴雨農殉職以後，鄭接任其軍統局局長的職務。民國卅五年八月，軍統局撤銷，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；鄭仍留任為局長，並兼任國防部第二廳廳長。再調升國防部常務次長、參謀次長。

當他在「軍事調處執行部」工作的初期，美方代表勞勃森，認為政府力量強於共方，為使「和談」能順利促成，處處壓制我方；言辭態度，殊難適應。他明知此時此事，無法以言語爭執促其警醒，也不能操之過急。於是暫時隱忍自重，堅持立場，多方妙應。後來，經過較長時期的客觀分析與檢討說服；終於使勞勃森明瞭共方的陰謀詭計，而轉變了原來偏袒中共的態度，同時，也轉變了「三人小組」的偏左形勢。其後，勞勃森出任艾森豪總統時的遠東事務主管，就曾以反共為其主張；雖然不久辭職，但反共的態度，仍然堅持不變。

民國卅二年夏，胡宗南將軍克服延安，為了綏靖地方，轉變被赤化已久的廣大社鄉農村的理想生活，特地約調國防部人民服務總隊兩個大隊前往工作。該兩大隊在總隊長劉培初率領之下，工作頗著績效。

當時，共匪燎原之勢已成；綏靖地方，掌握鄉社農村，已成為全國性的重大問題。鄭介民承蔣主席之命，擬成一套完整的計劃，準備在國防部之下，成立一個與匪爭取「面」的控制的綏靖總隊。因為劉培初對羣衆運動頗有心得，過去的

績效也很顯著，於是，急電延安，調劉返京，籌辦此事。

劉返京以後，却以「爲時已晚」懇辭。鄭很嚴肅的對劉勉勵說：

「今日的問題是嚴重的，但我們不宜作過份的失望。匪情我比你更清楚，多數匪酋，我都認識；以個別來講，他實在談不上有不起的本領；但集體說來，匪的組織力比較我們堅強。我們的組織比較鬆懈，發揮不出較大的作用。但要所有的幹部都能立即痛自醒悟，澈底的革新，一時很難辦到，這便是今日問題的癥結。」

「然而，我們也不必等待大家都革新了，才能做事；而必需盡在我的努力。如果人人都能作盡在我的努力，問題的嚴重性也就減少得多了。可惜今天多數人尙不能體察領袖的苦心和局勢的艱難，多不願作盡在我的努力！」

劉培初在他的訓誨鼓勵之下，不能再辭；於是辭去人民服務總隊的職務，負責籌辦綏靖總隊。先在中央訓練團成立一個「勵志班」，辦理綏靖總隊幹部訓練，由鄭兼主任，張炎元爲副主任，劉爲大隊長。召集東北、華北、山西、陝北、山東、江浙、武漢等地數千青年，施以情報、行動、突擊、組訓等訓練，以便肩負各該項對匪鬥爭工作。

綏靖總隊成立，劉培初任總隊長，共有東北、華北、華中、華南四個大隊；雖然工作上有若干貢獻，但終未能對挽救大局發生重大作用。等

到大局逆轉之時，劉向鄭請示今後行止；鄭爲了保存國家元氣，不作無謂犧牲，對劉訓示說：

「總隊因編制裝備有限，沒有與共匪作戰的祕密電台；爲今之計，除應將已佈置好的祕密電台，設法不斷維持其通訊，俾能持續獲得情報外；其餘應作有計劃的撤退。除東北已失，已難撤回外，北平的可速聯絡空軍撤往天津，再船運回京；其餘各大隊，也應在最後時間斷然撤出。」

此一明智的決策，使相近三千人的優秀青年和全部裝備，能安然撤來台灣，未受損失。

當時，總隊尙存加拿大製手槍兩百支，鄭介民正担任國防部大陸工作處處長的兼職，負責督導發展大陸游擊戰鬥。劉以爲該處正需要此批武器，乃往請示應否交其處置，鄭正色回答說：

「國家的武器，應直接交還國家，大陸工作處需用時，可向國家請領，不可由總隊直接交給大陸工作處，成爲私相授受。」

於是，劉正式具文呈送國防部，由第四廳收歸國庫。

當鄭担任「軍事調處執行委員」時，由於他的坦誠機智，深爲美方將領所欽佩。民國卅八年秋，大陸局勢已非常險惡。美國的布萊德雷、白吉爾將軍等，很爲中國大局擔憂，特致電鄭連去美共商對策；曾經商安軍援台灣，由蔣總統統一支配，並且馬上撥調十八艘軍艦協防海南與台灣；已經美國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提請杜魯門總統，獲得保證。如果不是被國務卿艾奇遜在國家安全會議時反對而取消，美援早就來了。（註二）

民國四十三年，當他將要發表任國家安全局局長之前，正在患高血壓的病症；一位老部下去看他，關心他的健康，曾有陳述：

「次長的身體，實在應當保重；這樣沉重的工作，會不會妨礙健康？」他却很沉重的回答說：

「正因爲我來日不長，更應當以有生之年，上報國家和總統。」諸葛亮所謂「鞠躬盡瘁」，正是他當時的抱負和心懷。

精研述作情報權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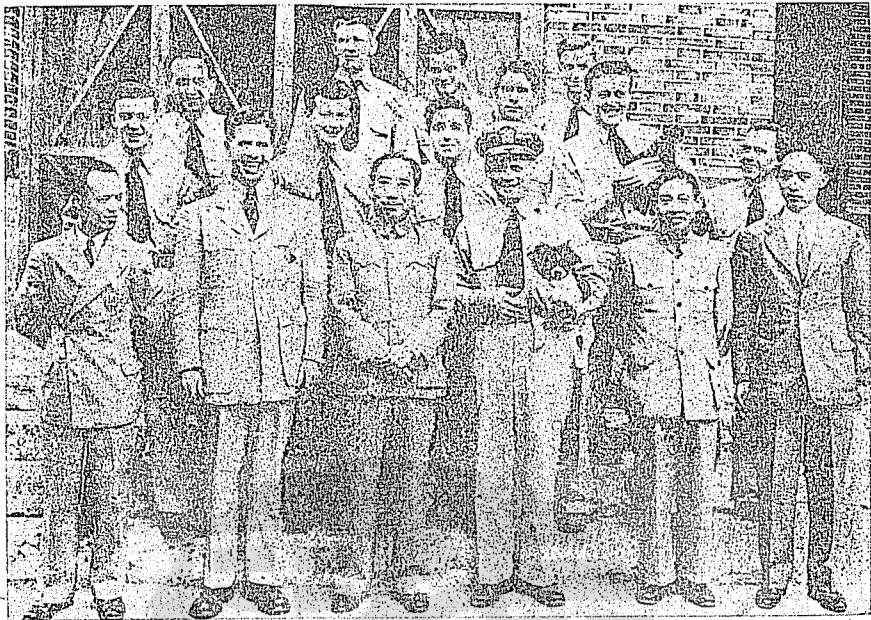
鄭介民除了在黃埔畢業後，一度赴莫斯科中山大學肄業，赴歐美考察外；還曾經在陸軍大學特別班研究過戰略戰術。平時雖說公務很忙，到處奔波；但仍抽暇研究學問，從不中輟。對每一件事物，每一問題；都留心作深入的觀察和詳盡的研究。因此，不但他的思想學識，能够跟隨時代前進；而且述作豐富，道人所未嘗道，成爲情報學識的權威人士。

民國廿年「九一八」事變，日軍強佔我東北後，鄭介民深感國難當頭，曾於工作繁忙之餘，著述約數萬言的「游擊戰術」一書；詳述劣勢裝備的我軍，對付優勢裝備的日軍的戰法，有極精到的見解。

抗戰初期，我國力不充，外援不至。而共軍包藏禍心，敵進則退，游而不擊，處處牽制國軍的進展。鄭觀察內外情勢，難關重重；欲圖突破當時的困境，以達光明前途的遠景，非着重謀略

肆應不可。乃草擬「抗戰期中對共產黨之對策」，及「中日戰爭太平洋列強政略之判斷」兩文，洋洋數萬言，所陳謀劃，多為中央所採納參考；

對抗戰大局，貢獻良多。再者，為了改善國軍情報參謀業務的落後，蔣委員長指示，編著「諜報勤務」一書，以供訓練機構與作戰部隊之用，民國廿九年，抗戰轉至最嚴重的困境，一般部隊，仍有不明軍事情報重要性的，以致往往因為沒有週密的情報工作部署，而遭敗沒。於是，他再編著一本「軍事情報學」，闡述軍事情報的重要與計劃作為蒐編實務，以為匡救之方。民國四十五年，為加強國軍反攻大陸時對情報工作的認識；乃於養病期間，根據中國今後戰爭本質與現代戰爭形式的發展，重行修訂「軍事情報學」，約六十萬言。熔古今中外兵學哲學於一爐，謹理



戴雨農將軍（前排左起第三人）與美軍情報官員合影。

欲的初分，察事機的萌動，防奸萌的漸長，炳治亂的機先；其思想的縝密新穎，運用的巧妙靈活，結構的卓然有序，蒐羅的豐富廣博，確不愧為當代名著之一。

四十五年以後，他集中精力，研究蘇俄國情與共匪問題；由於他豐富的學識經驗，超人的記憶力與判斷力，所以判斷正確而具體，並且常有深入而獨到的見解。四十八年十二月五日撰「共匪反右傾運動之最近動向」專文，特別對從事情報研究工作的人員，如何把握正確的方法，作警惕性的凱切指示：

「反右鬥爭的激化，再次暴露

毛酋權勢下降及匪偽內憂深重，並顯示開拓大陸反共運動的廣闊前途。但若干中外觀察家，對於此種共匪也難諱言的事實，竟熟視無睹；反而大唱匪偽統治穩固與反攻無望的低調。究其根源，一為基於某種政治願望或成見，有意無意歪曲事實；二為習於以西方觀點研究匪情，忽略吾人係與共匪生活於兩個觀念世界之中，故不能以常理常情為衡量敵人的標尺；三為國人的自卑與崇外心理，誤以外人採探科學方法研究匪情，其結論必較客觀，國人研究則屬「反共八股」，而不知其本人已中「洋八股」之毒。惟吾人也應痛自反省，何以諸多正確的判斷，不能為人採信？反被指為「八股」？今後在宣傳和心戰的技術方面，似應力求有所改進，以適應當前國際形勢的迫切需要。

鄭送遭事變，肩任艱鉅下辛勞盡瘁，自四十四年夏，即患心臟病；四十八年十月上旬，曾奉召赴日月潭向蔣總統報告近年以來共匪內部情形與匪俄關係；返台北後，親自漏夜校訂即將出版的「蘇俄現階段的國家戰略」，而竟于十二月十一日因心臟病逝世。

同心協力一時瑜亮

戴雨農和鄭介民都是畢生從事情報工作，都對國家有很大的貢獻而能不自矜伐，而且也都是大公無我，自奉儉約。

戴衣着樸素，喜穿中山裝，與美國合作後，偶爾穿軍服；但頗愛整潔，衣服的質料雖不考究，

總是洗得乾乾淨淨的，燙得畢挺的，每天必換一次襯衫。自民國廿五年以後，因工作繁忙，不遑寧處，即未曾與妻兒同住。（其妻毛秀叢，民國廿八年病逝後，戴未再娶）。雖說由於工作關係，每到一處，都有他的「公館」；但却是由當地的部屬臨時替他安排，借用或租賃。所以他雖會權重一時，却並未添置任何私產。飲食也很簡單，早上稀飯、油條小菜，中晚四菜一湯，祇有油炸醬，炒豬肝等菜色而已。除了個人的衣食住行等費用，取之於公以外；其餘所有開支，都是為工作，為公事。

民國卅一年夏天，敵軍進犯浙贛路，戴的家鄉江山縣保安鎮淪陷，全鎮房屋被火燒盡；太夫人已七十高齡，率同家人在深山避寇，日遷數處，備嘗艱苦。當時，戴正偕同「中美合作所」副主任梅樂斯將軍巡視我國東南海岸；有人勸他派車接送太夫人去重慶，以策安全。他慨然回答：「我有同志十萬人，人皆有母，都難免顛沛流離，我怎有力量都接到重慶？」

抗戰勝利後，戴回上海，親自到他太太墳前奠祭；想起夫妻一場，離多會少，覺得她有點內疚，不禁傷感淚下。有人建議他將他夫人的棺柩運回江山原籍安葬，在禮節上給她風光風光，以慰泉下。他也不勝感觸的回答：

「勝利來臨，交通繁忙，我們要做的事太多；何況，各處難民衆多，一時尚不能還鄉，我怎能先運死人的棺材回去？」

戴雨農的一腔先愛天下和公而忘私的精神，於家庭瑣事之間，流露如此！

鄧介民雖然也很少有機會回家探望父母，但夫妻相聚時日較多。也是廉潔簡樸，不置私產。當抗戰期間，他在重慶担任軍令部和軍統局的要職，他和夫人，祇在市內陋巷之中，自賃一室，僅容床、椅、桌各一。設備極簡陋，但他晨出夜歸，怡然自得。有時公務忙碌，即利用午睡時間，在斗室處理；遇有緊急事件，常至廢寢忘餐。鄧常因公務在外奔波，每到一處，並無固定住處，有時需住旅館。以他的身份和任務，如果住得舒適一些，也是當然之事。可是，他却絕不願鋪張浪費。

民國卅二年春，他因公赴新加坡，路經香港；軍統局負責接待他的郭斌同志，擬在香港大酒店開房間。可是，他以為：

「現在國步艱難，怎可浪費公款；祇要找一小旅館即可」。

於是，郭把他安頓在九龍，就在郭家吃飯；他惟恐郭為他破費，再三叮囑萬勿加菜。朋友們知道他來香港，都來請他赴宴，他一律謝絕。他因為沙眼病嚴重不能成行。郭擬約請名醫診療，以期迅速見效。但他却不肯多費診金，祇允找一普通眼科大夫。當時，他因公務在身，一切費用，本可由公家負擔；但他却以權位尊貴顯得特殊，而力求樽節，避免浪費。

戴為人雄才大略，而富於熱情，用人唯才，不斤斤於細節；然紀律森嚴。但嚴中有德，所以同志對他畏而不怨。鄧則作風穩健沉着，忠厚對人，寬宏對事；然寬中有威，所以同志對他親而起敬。

戴要求工作人員保守秘密，個人行蹤，尤為神祕，絕不參與應酬場合，除工作外，很少與外人接觸。鄧則對工作技術特重秘密，個人生活則極為平民化。與外人接觸，比較隨和，而能使人感覺到他的親切誠懇，值得信任。但是他從不向人透露任何機密，而祇以卓越的政略新知，使對方自然對他開誠。所以，戴對工作，是在嚴肅中進行，鄧則在平易中進行。雖然作風稍異，然實相得益彰。


我國自北伐以來，內憂外患，接踵而至，誠為危急存亡之秋。戴雨農以英才卓異，奉命手創情報工作；鄧介民則以智慮深沉，奉命贊襄輔弼。當時鄧的學經資歷，遠較戴為優；而鄧却虛懷若谷，恭慎謙謹，從不以老大哥自居，也從無「取而代之」的念頭。戴對鄧也言聽計從，敬禮有加，從無「位逼相攻」的猜忌。

曾文正說：「欲求和衷共濟，應自統將先有一副平恕之心始」。我國情報工作，自戴、鄧發皇開創以來，初無成規可循；自工作人員的吸收訓練部署，繼而有機構的設立，如軍委會調查統計局、軍令部第二廳，公開秘密，合作無間，運用裕如。每於國家最艱危的時期，顯現其忠肝義膽，砥挽匡維，力任艱難，而克敵致果，績效輝煌。其所以致此的，實有賴於戴鄧二公的精誠相感，同心協力。易經說：「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」，倘二公不能始終合作，安能有此成就？然而人情難測，有時當局者本無猜嫌之心，而外部的感動，內部的挑撥；也往往會發生不能善始善終的情事。所以推誠合作，而能持之以恆，亦不

台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

潔白純淨

無臭無毒



龍農牌友

尿素

(46%氮含)

肥效持久

不損土壤

地址：台北市延平南路一〇一號
電話：三七一六一(二〇線)

趣聞集粹

晏如

大水淹倒龍王廟

美國淫風甚熾，賣春行業，無處無之。芝加哥警局的高級官員，鼓勵新進的女警員，去喬裝神女，逮捕那些尋芳客，一位刑警奉命取締色情泛濫，當女警和他談好條件，雙雙進入旅社房間時，還沒等女警表明身份，那位刑警就掏出派司，把女警捉住了，說時遲那時快，那位在暗中監視的高級警官，也就破門而入，又把那個刑警逮捕了。

股票投資

本公司特聘 鄭貞浚先生為華僑各界提供下列各項服務：(一)為您買賣各種股票，(二)為您介紹股票，(三)免費寄贈各公司財務報告。歡迎來電垂詢：

James Cheng Wood, Walkerr & Co.
Division First Regional Securities, INC
63 Wall St., New York, N. Y. 10005
Tel: (212) 944-7870
Members. New York Stock Exchange
INC. Since 1869

簡單。王荆公有兩句詩：

「看似平常最奇絕，成如容易却艱難」

真可為戴、鄭二公感詠了。最難得的，二公的此一基本精神，深入部屬同志之心；流風餘韻，至今仍然薪傳未已。

戴鄭二公，真可謂今之「一時瑜亮」，其所開創經營的事業，戴尚能及其身而親見抗日的勝利成功。其未了志業為消滅共匪，鄭為接棒承乏

之人。方今匪偽稽誅，河山待復；而鄭竟中道因病逝世，「未捷身死」，誠令人不勝慨嘆，也令人景懷不已。

註一：福建事件：民國廿二年十一月，駐防福建的十九路軍蔡廷鍇、福建主席蔣光鼐，在李濟琛與陳銘樞的慫恿之下，與盤據江西的共匪勾結；並發出通電，主張「聯合抗日」。當在福州成立「人民政府」，組織「生產黨」，

自稱「中華共和國」國號，撕毀 國父遺像，禁用青天白日國旗，公然叛國。戴雨農事先得得情報，呈中央防範；事發，復身入虎穴，策動叛軍師長毛維壽等反正。加以 蔣委員長的指揮若定，中央軍的奮勇作戰，所以能在十日之期，一鼓盪平。

註二：此事，美國布萊德雷將軍在參院為麥克阿瑟被罷免案作證時，曾予宣佈。